浅析蒲辅周先生医疗经验中的运气学思想

胡仁春[1]，何沛霖[2]

1.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5；2.宜宾市中医医院康复科，四川 宜宾 644100

［摘要］从蒲辅周先生辨治外感病必先岁气、明确六气为病、标本中气、伏气为病、综合并同时强调个体差异、将运气与辨证论治结合等方面，对《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中的运气学思想予剖析，认为蒲老运用运气学指导临床具有明确逻辑与实践路径：其一，确立“治病必先岁气”原则，明确外感时病即“六气为病”，划分初之气至终之气的对应时段与病症，同时阐释“六气为本、六经为标”等标本中气理论；其二，重视伏气为病，涉及伏暑、伏寒化燥等病名，提出伏气是疾病根本病因，治疗需“求本透邪”；其三，通过1954年石家庄乙脑、1956年北京乙脑、1945年成都麻疹三大疫情案例，展现其依据岁运、司天在泉之气灵活调整治法的实践智慧；其四，强调运气应用需结合个体差异，兼顾体质、生活习惯等因素；其五，将运气学说与辨证论治深度融合，体现“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提出“知常达变”“治病求本”的临床原则。

［关键词］蒲辅周；医疗经验；五运六气；医案；乙脑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256-7415（2025）24-0187-05

DOI：10.13457/j.cnki.jncm.2025.24.032

Analysis of Circuit and Qi Theory in PU Fuzhou´s Medical Experience

HU Renchun[1], *HE Peilin*[2]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250355, China;
2.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Yibi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Yibin Sichuan 6441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circuit and qi theory recorded in *Pu Fu Zhou Yi An*（PU Fuzhou′s Medical Case Records）and *Pu Fu Zhou Yi Liao Jing Yan*（PU Fuzhou′s Clinical Experience）, focusing on his approach to treating external diseases. Key aspects examined include his principle of one must know in adva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qi of the year before treating disease, identifying six-qi diseases, theory of root（wind, cold, heat, dampness, dryness, and fire）, branch（*taiyin*, *shaoyin*, *jueyin*, *taiyang*, *yangming*, and *shaoyang*）, and zhong-qi（the qi that can be seen in one of the six qi, which transforms to the opposite direction when changing to a certain extent）, latent qi diseases, while emphasiz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ng circuit and qi theory with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PU Fuzhou′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ircuit and qi theory follows a well-defined log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way: First, establishing the "one must know in adva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qi of the year before treating disease" principle, defining external diseases as "six-qi diseases, " delineating the corresponding temporal stages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from initial qi to terminal qi, and expounding the "six-qi as root, six meridians as branch" theory. Second, emphasizing latent qi diseases including latent summerheat and latent cold transforming into dryness, considering latent qi as fundamental etiology requiring "treatment focusing on the root cause and expelling pathogens." Third, demonstrating flexible treatment adaptations based on yearly circuit, *sitian-zaiquan* yearly circuit qi through three epidemic cases: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in Shijiazhuang in 1954,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in Beijing in 1956, and the outbreak of

［收稿日期］2025-07-01
［修回日期］2025-10-29
［作者简介］胡仁春（1986-），男，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E-mail：yingchundoc@163.com。
［通信作者］何沛霖（1991-），女，医学硕士，主治医师，E-mail：280363829@qq.com。

measles in Chengdu in 1945. Fourth, highlighting the need to integrate circuit and qi theory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cluding constitution and living habits. Fifth, deeply incorporating circuit and qi theory into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embodying the holistic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 while proposing clinical principles of "know what a healthy condition looks like, and look into the range of healthy conditions" and "treatment focusing on the root cause."

Keywords: PU Fuzhou; Clinical experience; Five-circuit and six-qi; Medical case records; Epidemic encephalitis B

蒲辅周(1888—1975)先生出生于中医世家，其曾祖蒲国祯、祖父蒲显聪(号仲思)皆为梓潼县名中医，蒲辅周先生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中南海门诊部中医组组长、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周恩来总理曾评价蒲辅周先生是一位“高明医生，又懂辩证法”，被尊为中医界的一代宗师，是当代杰出的中医学家[2]。蒲氏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在近现代医学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由于之前医家多从审证求因、辨证论治和方剂配伍方面研究蒲辅周医案，对其中五运六气方面未作系统研究，兹将蒲辅周医案中蕴含五运六气思想概述如下。

1 强调治病必先岁气

1.1 外感时病即六气为病 蒲老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之“时病的治疗经验”[2]篇中明确讲到“一切外感病，称时病，也称六气为病，二者是统一的。”“外感热病必须掌握季节性，一年十二个月，有六个气候上的变化，即风、火、暑、湿、燥、寒。”[2]蒲老认为中医治疗急性外感病，很有必要掌握五运六气规律。当时的大环境下能够明确指出“六气为病”一方面反映了蒲老学识的深厚，同时，也反映了蒲老“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

1.2 确定六气为病各主气时段 蒲老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之“时病的治疗经验”篇中明确讲到：“大寒、立春、雨水、惊蛰，这四个节气六十天，叫做初之气，主厥阴风木。”[2]初之气的外感热病称春温、风温。“春分、清明、谷雨、立夏，为二之气，主少阴君火。”[2]并引用吴鞠通《温病条辨》[3]自序“来岁己未湿土正化，二气中温厉大行”强调此“二之气”指的就是这个节气，其病多属温热病范围。同时讲到“小满、芒种、夏至、小暑，为三之气，主少阳相火，叫做暑病”[2]。认为在三之气时段外感病易积温成热、积热成火，属于暑症之类。“大暑、立秋、处暑、白露，为四之气，主太阴湿土，叫做湿温。”[2]四之气多雨湿，这一时期多属湿温。“秋分、寒露、霜降、立冬，为五之气，主阳明燥金，叫做秋燥。”[2]五之气阳明燥金燥多燥病。“小雪、大雪、冬至、小寒，为终之气，主太阳寒水。”[2]在此明确终之气气候寒冷，伤寒十居其七，但应注意冬阳偏胜，气候应寒反温，易发冬温。认为六气为病，年年如此，主气不变，气候正常时发病少，如遇太过、不及气候反常时发病多一些，客气变化大时易发瘟疫。

1.3 明标本中气 标本中气是运气理论中重要内容之一[4]，它是以日月五星的天体运动为天文背景，阐述六气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主要记载于《素问·阴阳离合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五运行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篇章中[5]。总结了六淫之气对人体病机影响的规律[4]，有效地指导临床运用。

蒲老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中明确指出“辨证求本，研究病因是主要内容之一。病因为本，症状为标，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同时指出对于外感病病因不外乎六气。强调“在临床必先岁气，重视天候地气”。蒲老的这一观点，真是振聋发聩。同时指出“六气为本，六经为标”，“正气为本，邪气为标”，“用药有故无殒，大积大聚衰其半而止，无病服药扰乱气血，反伤正气，尤损中气。临轻病勿疏忽而酿成重病；临重病无畏惧而设法拯救”[2]。

2 重视伏气为病

伏气为运气学说中一重点内容，尤其是《素问·刺法论》云：“刚柔二干，失守其位……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谓根之可见，必有逃门。”[6]全篇多处强调三年化疫的情况及分别化木疫、火疫、土

疫、金疫和水疫的情况，“五疫”之名由此产生。蒲老正是深究经典，对伏气有深刻的认识才会多次认识到伏气为病。

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一书中67次用到“伏”字，除去“伏龙肝”9次，其中3次明确用于病名，如伏暑、伏暑夹湿、伏寒化燥等；其它见于病案和按语中，可见蒲老对伏气为病的重视。结合现在西医的病理、生理、预防医学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伏气为病往往为疾病的根本病因，所以蒲老治病往往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这样就准确地抓住了基本病机，避免针对明显症状而药过病所。

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伏暑夹湿”病例的按语中言及有位患者长夏宿营于海滨，由于本体中虚阳弱，又感受暑湿，潜伏于体内，迨至仲秋复感新凉引动伏邪而发病。引用吴鞠通“长夏受暑，过夏而发者，名曰伏暑”[3]。同时强调治病必求其本，结合季节、患者情况，明其所因，方能中的。

蒲老在“伏寒化燥”[1]病例按语中指出有位患者外感冬令寒邪，由于没有及时辛散、达邪外出，以致寒邪潜……进而寒郁表闭，表郁化热，治疗疾病当求其本，透邪出表；如果用凉润清燥热之标，则更冰伏其邪，病必迁延增变。蒲老选取麻杏石甘加味外透肌表，内清郁热，此方妙在不用麻黄，取用麻黄根代麻黄。诸如此类灵活用于表邪未解、热郁汗多之疾患，临床屡用多效。

3 灵活运用运气学治病

运气大家古今有之，很大一部分研究运气者要么机械照搬、一成不变，要么彻底认定为无稽之谈，真正能将其灵活运用者则少，然而正是在面对疫病无良好疗效，大家纷纷束手无策时蒲老认真分析司天在泉及时下之主气、客气，结合地域特点、气候变化综合分析。1954年石家庄“乙脑”与1956年北京“乙脑”[7]治病的异同为运气学治疑难病提供了可贵的思路。

3.1 论治北京乙脑 1954年7月11日，河北地区，连续七天七夜大雨之后，洪水泛滥，天气潮热，湿气大盛，湿热交蒸，污浊之气熏人。灾后石家庄蚊虫孳生，很快暴发了流行性乙型脑炎。当时在石家庄最有名气的7位老中医郭可明、吉兆祥、梁清刚、高辅汉、李增树、闫全志、孙清河，由他们组成中医治疗乙脑小组。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决定用治疗瘟疫的方法，以白虎汤为主进行治疗。最终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采用中西医合作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54(甲午)年五运六气分析如下：1954年7月11日处于三之气阶段(见表1、表2)，根据天干推算五运，甲对应“甲己化土”[4]，且甲为阳干，因此该年岁运为土运太过[8]。这意味着全年土气(湿气)偏盛，气候多雨湿，河北冀中地区连续大雨正是湿土太过所致。六气方面处于三之气阶段，主气为少阳相火，客气为少阴君火，三之气(小满至大暑)主气为少阳相火，客气为少阴君火，二火叠加更显著[9]。甲午年司天之气五行属性生大运的五行属性，即“气生运”为顺化之年(见表3)[10]，气盛运衰，以六气为主。三之气君火与相火二火相加，火势更盛，容易导致人体内部的热邪集聚，复感外邪而出现高热，此时出现的乙脑正是以高热为主，以白虎汤为主方治疗属于正治，故效果佳。

然而1956年北京亦发生“乙脑”疫情，起初依据“石家庄经验”疗效不错，但不久却如失去“魔力”一般，小儿高热不退，人们不禁对石家庄“乙脑治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11]。紧急情况下，卫生部特邀“老中医药专家”进行会诊。蒲老经过仔细辨证，详细分析后指出，其实不是“石家庄经验”有假，而是两地“乙脑”病情有异[12]。虽然两地相近，

表1 1954(甲午)年五运六气主运客运一览

五运	初之运	二之运	三之运	四之运	五之运
阳历时间	1954.01.20—04.03	1954.04.03—06.16	1954.06.16—08.31	1954.08.31—11.12	1954.11.12—1955.01.21
主运	太角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
客运	太宫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表2 1954（甲午）年五运六气主气客气一览

六气	初之气	二之气	三之气	四之气	五之气	六之气
阳历时间	1954.01.20—03.21	1954.03.21—05.21	1954.05.21—07.23	1954.07.23—09.23	1954.09.23—11.23	1954.11.23—1955.01.21
主气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	少阳相火	太阴湿土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客气	太阳寒水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天)	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	阳明燥金(泉)

但天地人群毕竟不相同，最后蒲老仅在“白虎汤”中加入了一味健脾燥湿的“苍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问题便迎刃而解。

其背后的运气思维是1956年为丙申年见表3(本表引用于毛奕懿《发热门诊患者肺结节的临床特征与出生时干支运气研究》一文)和表4、表5，中运为太羽，司天之气为少阳相火，运克气，运盛气衰，是为“不和”。分析气化时以运为主，以气为次，此年中运为太羽，主水运太过，病当以寒邪为主，若再纯以清火的白虎汤来退热则效果不显，蒲老在认真分析当年五运六气后，结合乙脑发热为主的病情，仅仅只在原方基础上加一味燥湿健脾药苍术则效果立显，真是匠心独运，别开生面。

3.2 拯救成都麻疹疫情 《蒲辅周家传中医录》一书中记载“1945年，全川大雨，……改用温化，立见透发”[15]。1945年(见表3、表6、表7)是乙酉年，中运为少商，司天之气为阳明燥金，地支“酉”五行属性为金，三合为治[6]，是为“太乙天符”，“太乙天符”为“贵人”，中“贵人”者，其病暴而死。成都地区麻疹流行，当地医家均以麻疹常治法辛凉宣透之法对待，但疗效甚微，蒲辅周先生反复琢磨后发现，此年运气特点以金运为主，若一味重用寒凉之剂，则正气下陷，无力托毒外出，需用阳药方能克金，结合成都地区深居内陆，加之当年雨水尤多，气候封闭，湿邪蒙绕，焦灼难散，遂运用通阳利湿药施之，效如桴鼓，屡试屡验。

表3 甲子六十年运气相合表[10]

甲/己	运气相合	乙/庚	运气相合	丙/辛	运气相合	丁/壬	运气相合	戊/癸	运气相合
甲子	顺化	乙丑	顺化	丙寅	不和	丁卯	岁会	戊辰	天刑
甲戌	岁会/同天符	乙亥	不和[10]	丙子	岁会	丁丑	不和	戊寅	天符
甲申	顺化	乙酉	太乙天符	丙戌	天符	丁亥	天符	戊子	天符
甲午	顺化	乙未	顺化	丙申	不和	丁酉	天刑	戊戌	天刑
甲辰	岁会/同天符	乙巳	不和	丙午	不和	丁未	不和	戊申	天符
甲寅	顺化	乙卯	天符	丙辰	天符	丁巳	天符	戊午	太乙天符
己巳	天刑	庚午	同天符	辛未	同岁会	壬申	同天符	癸酉	同岁会
己卯	小逆	庚辰	小逆	辛巳	小逆	壬午	小逆	癸未	小逆
己丑	太乙天符	庚寅	天刑	辛卯	顺化	壬辰	顺化	癸巳	同岁会
己亥	天刑	庚子	同天符	辛丑	同岁会	壬寅	同天符	癸卯	同岁会
己酉	小逆	庚戌	小逆	辛亥	小逆	壬子	小逆	癸丑	小逆
己未	太乙天符	庚申	天刑	辛酉	顺化	壬戌	顺化	癸亥	同岁会[10]

表4 1956（丙申）年五运六气主运客运一览

五运	初之运	二之运	三之运	四之运	五之运
阳历时间	1956.01.21—04.02	1956.04.02—06.16	1956.06.16—08.30	1956.08.30—11.11	1956.11.11—1957.01.20
主运	太角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
客运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宫	少商

表5 1956（丙申）年五运六气主气客气一览

六气	初之气	二之气	三之气	四之气	五之气	六之气
阳历时间	1956.01.21—03.20	1956.03.20—05.21	1956.05.21—7.23	1956.07.23—09.23	1956.09.23—11.22	1956.11.22—1957.01.20
主气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	少阳相火	太阴湿土[13]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客气	少阴君火	太阴湿土[14]	少阳相火(天)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厥阴风木(泉)

表6 1945（乙酉）年五运六气主运客运一览

五运	初之运	二之运	三之运	四之运	五之运
阳历时间	1945.01.20—04.03	1945.04.03—06.16	1945.06.16—08.30	1945.08.30—11.12	1945.11.12—1946.01.20
主运	太角	少徵	太宫	少商	太羽
客运	少商	太羽	太角	少徵	太宫

表7 1945（乙酉）年五运六气主气客气一览

六气	初之气	二之气	三之气	四之气	五之气	六之气
阳历时间	1945.01.20—03.21	1945.03.21—05.21	1945.05.21—07.23	1945.07.23—09.23	1945.09.23—11.22	1945.11.22—1946.01.20
主气	厥阴风木	少阴君火	少阳相火	太阴湿土[16]	阳明燥金	太阳寒水
客气	太阴湿土	少阳相火	阳明燥金(天)	太阳寒水	厥阴风木[17]	少阴君火(泉)

4 综合运气同时强调个体差异

蒲辅周先生在运用运气学说治病时，也非常注重个体差异。蒲辅周先生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中说道“中医治疗暑病，不能一法、一方、一药”[2]。并对120例腺病毒肺炎患者治疗后总结提出治疗腺病毒肺炎八法，八法之中又再细分风、寒、暑、湿等[2]，这样使每一个患者在不同时段的病情都能精准地辨证准确，以至于后来有医者认为蒲辅周先生的治疗经验很难重复，其根本原因在于蒲老总是注重实践调查，详细问询患者当时的病情，条分缕析地剖析患者症状，真正做到精准辨证，总是以运气学说为指导，结合每个人的体质、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不同加以综合分析进行调整。

5 将运气学说与辨证论治结合

蒲辅周先生在《蒲辅周医疗经验》中说道：“理论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则又去指导实践。”同时强调“在临床必须掌握年龄的长幼，形体的强弱，阴阳的偏盛，四时季节的气候之常变，地域有五方之异，生活的情况，意志之苦乐，四损四不足”[2]。把基础理论弄明白，然后融会贯通，做到常变结合、知常达变，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这是辨证论治，掌握常变的重点”[2]。最后不忘告诫众人“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认真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把治病求本不断引向深入”[2]。完美地将运气学说与辨证论治结合，为辨证论治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更好地理解疾病的本质和变化规律。其真正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18]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精髓，使中医“天人相应”[19]的整体观念得到具象化体现，同时强调在临床治疗中要综合考虑自然环境[17]、个体差异和疾病特点，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6 结语

蒲辅周先生对运气学说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简明的阐述，但未作过多说明，而是侧重于临床善加应用和巧妙点拨，加之后世学者较少接触五运六气内容，读书于此难觉明细，以致后世之人多从方剂角度去解说而未明其真正原因。基于此，本研究侧重于五运六气的角度，从其发病年干支甲子、胜复郁发、标本中气、亢害承制、司天在泉、太过不及等方面详细剖析，对研究蒲辅周先生医案及其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中医经典的深入学习或有裨益。

[参考文献]

[1] 高辉远. 蒲辅周医案[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2.
[2] 中国中医研究院. 蒲辅周医疗经验[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53.
[3] 吴瑭. 温病条辨[M]. 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179.
[4] 苏颖，鞠宝兆，贺娟，等. 五运六气概论[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45.
[5] 苏颖. 中医运气学[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196.
[6]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张南峭，封银曼，主编.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577.
[7] 蒲辅周，沈仲圭，高辉远. 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辨证施治的一般规律[J]. 中医杂志，1957(9)：464-468.
[8] 马维骐. 中医运气学简明解读[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9：111.
[9] 刘婷，史玉虎，顾植山. 顾植山教授运气思维下“天人合一”思想撷菁及临床应用举隅[J/OL]. 辽宁中医杂志：1-9[2025-07-09]. https：//link.cnki.net/urlid/21.1128.R.20241213.1831.022.
[10] 毛奕懿. 发热门诊患者肺结节的临床特征与出生时干支运气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4.
[11] 佚名. 蒲辅周老中医介绍外感热病治疗经验(记录稿)[J]. 新医药学杂志，1973(1)：32-34.
[12] 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 蒲辅周老中医介绍治疗时病的经验[J]. 新医药学杂志，1974(10)：30-34.
[13] 芦瑞霞，凌桂华，朱晓星，等. 五运六气视域下的691例高血压病患者先天禀赋研究[J].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5(3)：270-277.
[14] 刘思淇，马峰彪，张一丹，等. “天人合一，太极唯中”理念在《黄帝内经》中的运用[J]. 中医学报，2024，39(7)：1394-1399.
[15] 蒲志孝，蒲永文. 蒲辅周家传中医录[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16] 李保儒. 乙未年与丙申年成人与未成年人感冒病的病因用药与证型的运气分析[D]. 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7.
[17] 赵斌. 以三因制宜观认识中医对外感病的治疗[J]. 光明中医，2012，27(4)：639-640.
[18] 王欣麒，李志更，翟志光. 从三因制宜角度浅淡中医对外感病的认识[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0，8(14)：16-17.
[19] 陆曙，陶国水，顾植山. 基于《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理论的临证处方策略[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35(2)：565-568.

[责任编辑：刘淑婷，蒋维超(英文)]